

琴台
琴瑟
潘國森

香港人出生的時差

大家都知道，西元二零一八年對應我們中國干支紀年的戊戌年。雖然已是二零一八年一月初，但是按曆法仍在丁酉年。

我們今天一般人都說中國曆法是農曆或陰曆，說得精確一點該說是夏曆才是。夏曆不能說是純粹的陰曆，實是陰陽合曆。民間日用，以大年初一為新一年的開始，但是講命理、講農事，則以二十四節氣中的立春作為新一年的開始。每年立春都在西曆二月四日左右，誤差在一日之內，也就是說有些年份是二月五日才立春。

戊戌年的大年初一卻遲到二月十六日，就是過了立春。這叫「歲在春後」。再下一年是己亥年（對應二零一九年），立春仍在二月四日，大年初一卻在二月五日。這也是「歲在春後」。換言之，戊戌年雖然沒有閏月，仍有立春，只是在年底公曆十二月才出現。再下一年的己亥就是沒有立春的「盲年」。至於丁酉年，則是所謂「雙春兼閏月」，廣東民俗認為宜嫁娶，己亥年就不宜了。這當然不能一概而論，盲年結婚也可以恩愛到白頭，雙春兼閏月的年份結婚的也可以離異而不長久。

小時候，常聽人說香港「華洋雜處」，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所以我們公曆年過年，夏曆年也過年。於是乎每年公曆一月一日和夏曆大年初一，傳媒都會去找新年第一個出生的小孩，訪問報道，年年「行禮如儀」。

這中間有許多趣事可以談談。首先是同時間出生的人，是否有相同的命理。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人把一晝夜分為十二個時辰，一個

時辰就等於兩個小時。中國許多傳統算命術數都是以時辰為決定命格的最小單位。此所以同時辰出生的人是否有相同的命運這個話題，從來都是術數家和善男信女非常關注的一件事。

有些算命術聲稱同一個時辰還要再分刻，術數家甚至可以從出生時刻推算出當事人父母的生肖和親屬的情況。但是我們拿新年零時出生的小孩來比較一下，就發覺這有點不可靠了！同是剛過新年就出生的小孩，即使性別相同、時辰相同、分刻也相同，他們父母各自的年齡也可以不同，這就是生肖不同了。小孩既有是頭胎，也有些是已有兄弟。一步一步追蹤，可能會得出有趣而令術數家感到尷尬的結果！就是同時出生而命格相同的人，他們六親就已不同了。

第二個問題是香港經度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現時全中國都用「第八時區」的時間。北京的時鐘踏正八點時，天都亮了；同一時間，也是早上八點的新疆地區，太陽還未出來呢！也就是說，我們牆上時鐘的時間，其實只在反映東經一百二十度地區的「當地實時」。

南京的經度是一一八；北京經度一一六；香港經度一一四。差了三度沒有分別？簡單來說，南京的太陽最先升到天空最高處，然後才到北京、香港。以每個時區佔經線十五度算，每差一度就是四分鐘。

結論是：給香港本地出生的人算命，出生時間要扣減六四二十四分鐘。所有今年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零時出生的人，法律上是一月一日出生，算命就要當他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十一時三十六分了。

發式
生活
商台DJ余健強

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有很多很有經歷的藝人或歌手，自己也曾聽過他們的名字或是歌曲。

最近看了一個台灣電視節目，正訪問一位資深男歌手張帝，這個名字不知從何時開始已經聽過，但實際上，這個歌手是怎麼樣的則不清楚。雖然這個應該是多年前的電視節目，當晚只是重播，但就從中認識到這位歌手，而且發現他「急才」真的很「利害」。

當集節目是由去年離世的台灣諧星豬哥亮主持，節目中，便找來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嘉賓出席，而這一集就是張帝做特別嘉賓。他一出場的時候，便以歌聲唱出兩位主持人的經歷。當初以為他們一早已經安排了歌曲內容，但後來才發現原來這是現場即興創作，因為他之後也詢問現場觀眾他們想問的問題，就從這問題用歌曲回答他們，那我就知道，原來他是即場把歌詞創作出來，絕對拍爛手掌。

我也記錄了這個節目其中一段現場歌曲創作，就是其中一位現場觀眾發問，她是一位年齡大概六十多歲的女士，而這位女士詢問張帝：我的兒子什麼時候才可以結婚？結果他立刻用歌詞唱作了以下幾句：

「我知道你的心情，為孩子着想，叫你的孩子來找我張帝，我介紹一個新的帶回去，我請問你的家裡，有沒有房和地？你們的財產多不多，你不用擔心你的兒子，緣分天注定，雖然他今天已經三十歲，已經是適婚年齡，但你放心，你的媳婦很快便會出現。」雖然這只是幾句歌詞簡單，但想想，歌詞要從一首背景音樂中填上，談何容易，相信很多創作歌詞的作家也應該感到他的厲害。

當時很想知道多一些這位歌手的資料，而且自己求知慾強，立刻從網上找尋有關張帝的個人資料，後來才發現原來這位歌手一向以這種現場創作歌詞的方式吸引觀眾，而且也是他的撒手鐮，這麼多年他也用這種方式令觀眾嘆為觀止。原來他更加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到內地演唱，還主持多個節目，所以中國人對於這個歌手應該十分了解，就如你看着這篇文章可能也會覺得自己已經認識這個歌手，只是說我從來沒有探究他的資料。

而張帝其實在六十年代已經在不同的地方或國家登台演唱，但自己原來早已把他的名字刻在腦海中，雖然遲了一點，但能夠看過這個歌手厲害的一面，也是一種榮幸。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記旅遊

俗語說，每逢佳節倍思親，那是在遊子外出謀生，思念家中親人的嘆息。但我現在的處境，是孤家寡人，在家中過冬至，迎聖誕。小孫子早隨他的母親去廣西老家。家中無人，學校又放大假，的確是個「闕出島來」。

我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喜歡和學生相聚一起，更喜歡和家人特別是子孫相處。今天校內冷冷清清的，家裡更是靜悄悄的，加上聖誕、周日假期，女傭放假，家內空無一人，更是靜得難受。人是群居的動物，學校更是青少年學生集中之地。生平熱鬧慣了，一下子進入一個冷冷清清的假期，實在難受得很。

我不愛放假，我喜歡工作；我喜歡在忙碌中找尋樂趣。過去，青壯年時期，更喜歡旅行，每有學校假期，必借同家人或同事遨遊世界。因為我沒有不良嗜好，不賭不酒，從不喜歡取得不義之財。生平積蓄，都花在旅費之中。現在年老力衰，老伴又已辭世，孤家寡人，覓尋旅伴不易。

因為青年同事們，富有探險精神，總要找尋一些偏僻而有趣的、帶有冒險性的地方旅遊以求刺激。況且他們也不喜歡陪同我這樣的「老人家」同行，認為是個負擔。我也知趣，從不要求他們陪我出行。現在年已「登九」，連去深圳、廣州都嫌勞碌，連去沙田登獅子山也不可能。旅行一事，只能變成在校園內散步而已。

過去的「行友」，如老友鄧子壯兒，都已駕鶴西歸，有的也已「收山」。回首當年，旅遊壯志，不勝懷念。如全國壯麗山河，只欠西藏高原未曾登上。當年前往尼泊爾遊小西藏，曾笑說只好以此作遊西藏的「代表」。

旅遊是一種好習慣，特別是當教師的，每年有三四個大小假期，正是出遊的好時光。加上有幾位有同好的「行友」，生活充實得多。回憶當年的同遊老友，不勝懷念之至。但我有寫遊記的習慣，已出版遊記逾十種之多，留作人生紀念，也憶同遊好友友情，更回憶同遊今已逝去的老伴。

百家廊

袁星

父親的地

魯西南山多、崗多、丘陵多。在連綿不絕的丘陵中，有一個喚作大峪溝的地方。這兒山挨着山，峰望着峰，嶺跟着嶺，所有的地，不管大小，一律是梯田。河谷中有水，斷斷續續清清淺淺的，隱於巨石下，或者淺草中。

早怕了的鄉親，在各處打了深井，修築攔河壩，壘砌蓄水池，使得山野裡注滿了無窮之水。莊稼有了這些方圓圓的儲水，就像吃了定心丸。渴了有游蛇樣的塑料管在鄉親們手中頻頻鑽出，勤快地伸展肢體，溝通起水源和田地的距離，把乾裂潤滑。

住在村裡的鄉親，一輩人多過一輩人。堅持在地裡忙活的，卻總是維持在一定範圍。多了，田地供養不起；少了，田地沒人供養。田與人，和諧相處在歲月的多重篩選中。年輕人四處闖蕩，攜妻帶子去城裡務工。與田地情深的中老年人，留戀手中的槲頭鐵鍬，習慣了整地鋤草的生活，留下來繼續侍弄梯田。

父親就是其中一位被田地供養，並眷戀着田地的人。他手中的槲頭鐵鍬，把田地刨了翻了翻再刨，一遍遍解讀着大地的心思。父母結婚時，我家的田地少，且貧瘠。父親就到偏遠的坡嶺上墾荒。鋤草、挖石、平整、壘砌，一處處斜坡，在一雙生滿老繭的粗糙大手的調理下，變成一道道梯田的雛形，就像一條條並行的大路，列隊在山坡上。接下來幾年，深挖、勤翻、施肥，土地由薄變厚，由貧轉肥。

從爺爺手中接管來的土地，有一處叫責任田。那處田地靠近河溝，溝中有清淺的溪流。離水近，好管理，父親在田裡種上蔬菜，我家就有了旱澇保收的菜園。蘿蔔、白菜、辣椒、西红柿、黃瓜、茄子，在附近集市能買到的蔬菜，都可以在地裡栽種。高筍、香菜、鹹菜疙瘩、豌豆等，也是責任田裡的常客。飯桌上缺什麼菜，父親就種什麼菜。日子清貧的那些年，正是那處責任田裡的顏色變換，填補了我家菜碗裡的各種滋味。

勤於耕種的人，是會得到田地供養的。父親在我的地裡，種過小麥、地瓜、花生、高粱、穀子、大豆、綠豆等等，家中也收穫了這些作物的一次又一次回饋。我對農作物的認知比城裡長大的人多，也是因為那些田

地。在父輩人眼裡，村裡的孩子，多半是要子承父業的。他們墾荒、種田、植樹，立足點本就不是為了一代人，而是一代代後世子孫。鄉親們把荒山荒嶺變成規整的田地，把荒蕪理出了頭緒，卻沒想到搭上經濟快車道的農村人，也可以作出多種生活選擇。

若在城裡，像父親這個年紀的人早該退休了，他卻還一年四季在田地裡忙活着。一歇下來，看上去就有些不習慣。腰略彎、背微駝、膝蓋疼，秋忙時，父親常讓我拿止痛藥。「少幹或者不幹，忙不過來就扔掉吧！」見父親捨不得，我再補上一句：「就算再怎麼堅持，還能幹多少年呢？」父親不搭理我，只是「嗯」一聲，把話題轉移。

這些年，地裡統統栽上了果樹，愈來愈不適合種植糧食蔬菜了。沒了糧食蔬菜，看上去不那麼忙了。每年秋天卻尤其累。山楂、蘋果、黃梨、柿子，趕着趨兒似的成熟，在城裡打工上班的年輕人，都不得不請上一段時間假回村裡幫忙。

父親是村裡唯一的果樹管理技術員。最初，果樹的栽植、嫁接、修剪、噴藥、施肥都由他計劃和引領實施。後來，各家忙各家的，父親仍被當成標杆人物，村裡人在果樹管理方面多半還跟在他後面學，或者向他請教。也因此，在果樹管理上，父親要求得格外嚴格。

在尚無藥物授粉技術時，父親採取的授粉方式十分巧妙。老家那邊的黃梨，有子母梨、雪花梨、綿梨、香水梨等六七個品種。向陽坡的池梨開花早，待花苞將開未開，父親攀上樹枝，把花兒一朵朵掐下來，掐一提兜帶回家。找一張白紙或報紙放進紙箱中，把花朵兒攤開在紙上，只攤薄薄的一層，其上懸空放一隻一百瓦的燈泡。燈泡距花朵的距離與瓦數大小有關。瓦數愈大，距離愈近，用時就愈短。但花粉嬌貴，太熱容易烤糊，太遠又烤不好。經過燈泡炙烤，花藥裡的花粉隨之瀰散開來，飄灑到箱底的紙上。反覆幾次，就能收集到一小玻璃瓶夾雜有少量花藥的花粉。

授粉時，找來幾根細長的麻桿，短可十幾二十幾厘米，長可一米兩米，前端用雞鴨鵝的絨毛或香煙煙蒂做的放射狀小頭做刷毛，蘸上炙烤過的花粉，一朵朵朝樹上的花朵兒輕點輕敲。

老賈

昨日
紀
陶然

老賈，是我們班同學賈耕生，他並非年齡最大的一個，為什麼會叫老賈，已經不可考了。習慣了，叫開了，大家也就這麼叫了。

老賈是我們班唯一的復員軍人，而且在部隊時，是五好戰士。理所當然，他成為晨操時喊口令的那一位。那時，每天早上爬起，必須衝到操場集合，集體跑步。冬天天冷，縮進被窩裡好舒服，不想起身；但不能不起。

他來自湖北，父親是李先念的舊部。看起來，出身絕無問題，應屬於紅五類。但是並沒有入團，有點奇怪。後來才加入，自我批評，曾經認為，走自己的路，如果這條路是暢通的，就可以一直走下去；如果是死胡同，撞牆了便回頭走。

他跟我一個宿舍，睡在我斜對面的上鋪。每晚九點半熄燈後，大家一時睡不着，便摸黑聊天。大概因為出身好，說話隨便。他曾經說起那時部隊駐紮在荒僻的海島上，極少見到女人，偶然見到，便失去方寸。有一晚，不知怎

麼的，他竟因為床邊貼了他請他好友寫的警句，而和下鋪的同學爭論。大家年少氣盛，下鋪同學是組織委員，一臉正氣，吵到高峰，他說，難道蔣介石你也要當？老賈這時可能也下不了台，想也沒想，便說，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我吃了一驚，但和其他人一樣，默不作聲，事情也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不久，文革爆發，大字報鋪天蓋地，有人在西北樓附近的棗樹林貼出大字報，題目是：賈耕生是一條大毒蛇！我駭然，跟他同宿舍，除了覺得他說話有點隨便之外，並沒覺得有什麼嚴重。我私下問了同宿舍的另一同學，賈耕生有問題嗎？但他回了我一句：用你的腦子，獨立思考吧！我於是更加迷糊了，再也不敢出聲。

班上組織了批判會，但並沒有處理。有一段時間，他回湖北去了，我和另一個同學，印象中好像是爛魚頭于全林，曾偷偷翻閱他收藏在書架上層、用報紙包住的書——禁書《金瓶梅》，雖然不是潔本，有部分段落以括弧註上「下刪多少字」，但的確看得臉紅心跳。可也

因為非法，只是粗翻而已，未曾細看，匆匆地，又把它包好，送回原處。

到了後期，大部分學生都外出串連去了，學生宿舍亂了套。不知誰的消息，說，中南樓女生宿舍樓有沒人居住的空房，於是老賈和他的好友陳治政搶先佔住二樓的一間，低我們一年級的黃瀛海，我們叫他「大海」，正在學習日語，不時說一兩句日文，他跟老陳是東北老鄉，也經常在那裡瞎聊。記得有一晚，他們出去喝酒，飲醉回來，大海躺在地板上，醉語連篇。大概那時面臨畢業分配，大家不知去向如何，心中苦悶，有點迷茫吧。

但就是這麼一個活生生的人，也在前幾年仙逝了。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似是二零零二年九月，母校北京師範大學建校一百周年之時。慶典之後，我們好幾個老友結隊，說說笑笑走過天安門金水橋畔。後來還聽說他在海南有個窩，曾約我去走走，但我始終沒有機會。而他也不聲不響，默默地走了。後來這消息還是政治告訴我的，但我已經無語凝噎。

萃袖
乾坤
余似心

心源畫會

無論個人擁有的興趣或多或少，能找得志同道合者，又可以互相勉勵進步，實在難得。《心源畫會》便是這樣的一個充滿凝聚力的組織。

這畫會在一年多前成立，最初是多位追隨沈平老師學畫的學生在老師鼓勵之下成立，以期獨立發展。不久，便聚集了約六十位熱愛繪畫藝術的成員，他們來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程度的畫功、畫齡和風格，相同的是那份鍾愛繪畫的心。畫會之名，取自畫出心源，發自內心的創作。

難得的是籌委會的魄力和誠意，短短時間內已為會員尋求眾多的藝術交流機會，除與內地和海外畫家及繪畫團體保持聯繫外，還不時舉辦交流、觀摩、講座、示範等學術活動。

在去年六月更捐出七十四件畫作予東區醫院，並舉行展覽，供院內醫護人員、病友、探訪者及公眾人士欣賞，讓大家從色彩繽紛的創作中發現世界的美，紓緩醫院緊張的氣氛。

最近該會更獲上海「全華水彩藝術館」賞識，邀請在今年三月舉辦「慶三八——香港女畫家水彩作品聯展」，使香港女畫家的作品得以走出香港在內地展示。

此外，由現在至本月十七日，《心源畫會》的五十三位會員，會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畫展，展出近三百幅作品，當中包括水彩、油畫、塑膠彩、素描和國畫，充分表現本地畫家的創作特色。另內地水彩畫壇大師陳希旦和香港水彩畫研會會長沈平亦借出多幅大作展覽，難能可貴。

藝術創作的路是漫長的，獨自努力是寂寞的，畫途上能有伴同行，互相影響和激勵是幸福的事。祝願大家都能找到志趣相同者同行。

■心源畫展在中央圖書館舉行至本月十七號 作者提供



網人
網事
理美美

新高鐵，老問題

最近，內地有一名女子以「等老公」為由，「身體力行」竟然強阻高鐵關門開車，不僅引起了輿情公憤，而且招致了其所在單位的斷然「停職」。這當然是「任性由來終有報，春運未至警警報」，實在是一件不能輕忽的事。

但還有「高鐵」呢。雖說這個「新生事物」如今已是屢見不鮮了，但真沒有必要再說道說道嗎？它跟咱們以前「坐火車」的規矩就沒有什麼新變化嗎？

小理認為，最起碼還是應該從這個角度向那位被停職的「等老公」女子說道說道，否則恐有「大責無當」之疏。她當時用身體強攔關門不讓開車時說「檢票的人不讓他來」，「我老公下來我就走，他就在門口」……很顯然，她「一根筋」地錯把高鐵當「人質」了，但高鐵的規矩怎能被「綁架」呢？

據一名「老鐵路」介紹說，任何火車的運行都是一個大系統，每個環節都必須嚴格遵守特定時間；而現在各高鐵車站使用的都是子母鐘，聯網時間精確到秒，只要安檢口一關閉，站台就必須快速清理工作，準時成行；還有就是現在的高鐵不同於以前火車的列車員手動操作，其車門是按既定程序由司機接獲列車服務人員通知後自動關閉。這也就是說，該女子「等老

公」其實是根本等不來的，何等之「愚」！

這可謂是「新高鐵，老問題」一例。但還不僅此。據一位鐵路專家介紹，如今的高鐵車門都裝置有傳感器。這些車門傳感器都品質優良，十分敏感，碰到異物就會啟動故障程序進行重啟。所謂重啟，就是把車門打開再關一次。如若連關三次關不上，軟件就會停止，再要重新啟動就一定會耽誤列車運行了。這位專家還說，該女子當時用腳抵住列車門，不僅可能觸發列車的車門傳感器，也很可能使自己的身體受傷，實在是非常危險的！該女子呀，專家的這些話，你聽到了嗎？

其實，「新高鐵」遇到的「老問題」更多的是在「新高鐵」之外。如今的高鐵速度這麼快，恰如我們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騰飛。我們中國人所能享受的物質文明，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多彩多姿。但我們很多中國人的文明意識、道德水準、精神追求等，真的與之匹配了嗎？現在各高鐵車站使用的都是子母鐘，聯網時間精確到秒，這其實就是當代「新高鐵」遇到的一個最大的「老問題」。

據悉，該強阻車門關閉導致高鐵晚點的「等老公」女子還是個小學語文高級教師呢！她已從教11年，更還是教導處副主任。怎麼說？